

# 改字诗

[湖南] 钟叔河

旧时滑稽文学中有一种改字诗。将著名诗篇的字句略加改易，藉以对人事进行调侃。因为名诗多是唐诗，所以又叫做“改唐诗”。鲁迅的“阔人已乘文化去，此处空余文化城”，便是改唐诗“昔人已乘黄鹤去，

此地空余黄鹤楼”的。最近重印的《湘绮楼日记》，光绪十三年五月廿五日记云：“城中诸少年改长恨歌咏卞冀事，云曾重伯所为，遣问之，云二陈作也。”王湘绮和曾、陈都是文化名人，他们也涉足改诗，可见当时此风之盛：

有位长辈是前清城南书院肄业生，少时放诞风流，老后仍滑稽多趣，闲谈时说过，他读书长沙城南时，尝与二三同学过里仁坡，见一炸麻花女子容貌甚佳，留有印象，后来往访，则不见踪迹矣，遂改崔护“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，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”为：“去年今日里仁坡，人面麻花相对搓，人面不知何处去，麻花依旧下油锅”，逗得我们哈哈大笑。

这样的改字诗，趣味并不算高。但如果改字诗为高手所作，虽仍属幽默打油，却能隐刺时事，品格就不同了：清末张之洞总督两湖，开办汉阳铁厂和纱麻丝布四局，纱麻产品用布包捆，销行各处，当时讶为初见。这本是德政，而张氏过于标榜曾文正，云文正治家有方，日课妇女纺棉四两，“予设四局，亦太傅经纶家国意也”。张颇好色，曾纳武昌文昌门茶馆女；又迷信，到任时欲移督署鹦鹉洲，闻三国时黄祖曾开府于此不吉，乃止。章太炎遂改李商隐《隋宫》诗相讥刺：

“汉阳铁厂锁烟霞，欲取鹦洲作督衙。玉玺不缘归戟泮（此讥宣统幼稚，摄政王无能），布包应是到天涯。而今梁上无君子（此讥梁鼎芬先附张而后叛之），终古文昌唤卖茶。地下若逢曾太傅，岂宜重问纺棉花。”（李商隐原诗：“紫泉宫殿锁烟霞，欲取芜城作帝家。玉玺不缘归日角，锦帆应是到天涯。于今腐草无萤火，终古垂杨有暮鸦。地下若逢陈后主，岂宜重问后庭花。”）

现在做旧诗的人少了，但改字诗的生命力还是存在，我不久前在长沙的报纸上就读到一首，是讽刺某些官员大吃大喝生活腐化的，现抄录介绍如下：“为官不怕应酬难，万盏千杯只等闲。美酒胃中腾细浪，珍肴肠内走泥丸。桑拿浴罢身全暖，麻将扶来夜不寒。更喜佳人肤似雪，三陪过后尽开颜。”